

庫文有萬

第一集一第

編主王雲

藏院

育教洋西之後戰歐

著 椿 邱 琦 姜

學大治國

館書

部第

行發館書印務商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育教洋西之後戰歐

著椿邱 琦姜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刊印館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十年八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WESTERN EDUCATION AFTER THE WAR

By

CHIANG CHI and CHIU CHUN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29

All Rights Reserved

序

曩昔我曾編譯西洋教育史大綱一書，在那部書的結論當中，已將最近西洋各國教育略略敘述一遍了。然當時所云「最近」，大半仍是歐戰前或歐戰中的教育事實，覺得那些材料，早已成為明日黃花了。所以當時我在那部書卷末特地聲明：等到我從歐美留學回國的時候，再將自己研究或調查所得，輯成一書，補獻於讀者諸君之前，以作那部書之續編。這是我編這部書之第一個動機。

民國十一年秋，我進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院，與畏友邱椿君共學三年，在康得爾 (Kandell) 賴絲訥 (Reisner) 諸教授指導之下，對於西洋各國教育制度略略涉獵一番。民國十四年春，我又與邱君由美赴歐，經過德國的時候，親訪凱欣斯泰奈教授 (G. Kerschensteiner)，承其指示關於現代教育上一切問題。過後，我與邱君約定歸國後，輒共同將在歐美研究或調查所得，輯成一書，以公於世。奈事與心違，我與邱君，自歸國迄今，已逾三載，一向都為校務或課務所牽纏，未竟所

願。直至去年十一月稍稍空閑，始應順時代之要求，合編中國新教育行政制度研究一書；然其中所敘述之西洋各國教育制度，僅引用歐美各國教育行政一部份，以資比較說明罷了；至於其他一切教育問題，都未曾提及，擬將來再行補遺，期求完備。這是我們要編這部書之第二個動機。

恰好現在承商務印書館之囑託，爲萬有文庫中師範小叢書編歐戰後之西洋教育一書，我欣然應允。但以淺學寡聞之我，不敢獨當其責，於是再約同邱椿君，合編成這部書，藉償前願，所以這部書可算是我所著的西洋教育史大綱之續卷，也可算是我與邱椿君所著的中國新教育行政制度研究之姊妹篇。

最後我們還要特別說明的：這部書之所以命名爲歐戰後之西洋教育，是指歐戰以後十個年間（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八年止）之德法英美俄教育狀況而言的。但其中有些變遷的地方，不專是在歐戰告終以後纔見實現，然在歐戰最熱中的時節早已發生了。總之，從今日起，逆溯過去十個年間之西洋各國教育的變遷，完全是歐戰所造成的。不但西洋各國，即我中國過去十個年間之教育，間接地受着歐戰的結果之影響，亦已發生幾度變遷了。至於今後世界教育之變遷，究竟怎

樑雖難預料，然就大勢而觀察，總逃不出於歐戰所釀成之民族民權民生三大潮流。

但學者們編纂教育史的時候，爲劃分時代便於閱讀計，對於每一時代教育之變遷，必須找出那一時代之最近原因。過去十個年間教育之變遷，可以說歐戰是它的最近原因；然而今後教育之變遷，不可說歐戰還是它的最近原因；姑且退一步說：祇可以爲歐戰是今後教育的變遷之一種遠因。至於「歐戰後」一語，祇可當歐戰以後之過去十個年間，過後，這語便不適用了。有了這兩層理由，欲敘述今後教育之狀況，則不能概說「歐戰後之教育」，而必須另找出一種最近原因爲其出發點，纔合於編史之體裁了。

雖然，教育事業，除掉適合當時社會之情況外，同時又離不開過去歷史之背景。所以研究或建設今後之教育上一切制度，至少對於過去十個年間之歷史，不可不先有充分之了解。這是我們要編這部書之最後一個動機。換句話說：我們編這部書的宗旨，是要將過去最近十個年間之西洋各國教育，彙輯一篇，貢獻於讀者諸君之前，以作研究教育史及比較教育之助。但我們學識淺陋，倉卒成書，其中不無遺漏誤謬之處，倘讀者諸君有所指正，俾這部書再版的時候，重行增補或修正，這是

歐戰後之西洋教育

我們所十分盼望的！

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國恥紀念日

姜琦自序於上海浦東中學校

歐戰後之西洋教育目次

一 歐戰後西洋教育之普遍現象（烏瞰）	一
二 歐戰後之西洋學制系統（德法英美俄）	七
三 歐戰後之西洋教育行政制度（德法英美俄）	一五
四 歐戰後之西洋小學教育（德法英美俄）	二一
五 歐戰後之西洋中學教育（德法英美俄）	二六
六 歐戰後之西洋師範教育（德法英美俄）	三三
七 歐戰後之西洋大學教育（德法英美俄）	三六
八 結論	四〇

歐戰後之西洋教育

一 歐戰後西洋教育之普遍現象

老子說得好：「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歐戰對於西洋關係各國的教育是禍呢？還是福呢？說是禍嗎？歐戰在教育上會發生許多意外的好結果，不能不說是福。說是福嗎？教育事業在戰時及戰後會感受不少的惡影響，又不能不說是禍。但通盤計算起來，好結果似比壞結果多。假使沒有歐戰，西洋教育的革新，恐怕還不能像今日這樣可觀；雖然我不相信打仗是改革教育的唯一法門。最奇怪的是德俄二國為戰敗國，受禍至深；但在教育上的革新與進步反最大而速。這不是「禍兮福所倚」嗎？英法二國為戰勝國，得利獨厚；但在教育上的革新與進步反更小而慢。這不是「福兮禍所伏」嗎？英國費奢（Fisher）案的通過在歐戰正烈，英國國運最艱難的時候；法國普通學校的建議，在德兵迫近巴黎，國運不絕如線的時候。這「真是多難興邦」了！

什麼是歐戰在教育上所發生的壞結果呢？什麼是戰後教育上的悲觀現象呢？最明顯的是經濟的壓迫。在採用新經濟政策以前，蘇俄人民因內亂天災的關係救死惟恐不贍，當然無餘力去興辦教育。蘇俄政府雖有使全國人民受七年強迫教育的計劃，但截至現在，政府因經濟困難尙不能使學齡兒童之半數受四年之強迫教育。其他種種計劃更屬紙上空談，不知何年何月始克實現。德國人民在一九二四年以前都陷於破產的絕境，無時無刻不在饑寒交迫之中。他們雖然重視教育，有遠大長久之革新方策，但爲經濟壓迫，祇好暫時擱置。基礎學校，德國中學，新制中學，中間學校之建立，義務教育年限之延長，獎學金之分配，職業教育，師範教育之改革，——這些都是爲經濟情形所限制到現在還不能積極進行的計劃。法國政府對於教育更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譬如法國政府本想改革中學校課程以收容平民子弟，但同時又怕增加政府負擔而不敢毅然實行。英國亦不能實現其費奢法案，截至一九二二年止，反極力縮減其教育預算。只有美國教育受經濟壓迫比較更輕。可見經濟困難是西洋教育之普遍現象。

第二種壞結果是教育事業捲入政治漩渦，不能獨立進展。歐戰時，各國政府對於教育管理權

驟然增加，戰後相沿未改，所以政治家常拿學校做政爭的工具。德國革命開始，左黨領袖賀佛門（Hoffmann）爲第一任教育總長，所頒布的教育政策頗有共產色彩。後來社會黨海尼希（Heinrich）爲教育總長，推翻前任總長的教育政策，重新頒布教育方針；後來保守黨柏克（Becker）及人民黨波力子（Boellin）相繼爲教育總長，又把海氏教育政策拋諸九霄雲外而另有一番計劃。法國亦然：保守黨貝拉得（Bérard）長教育時規定拉丁文爲全國中學的必修科；不過一年，新教育總長亞爾伯（Allert）又改拉丁爲選修學程。英國亦然：格得士（Geddes）當權時，極力節省教育經費；勞工黨屈威蘭（Trevelyan）在一九二四年長教育時，極力增加教育預算以實現費奢法案的計劃；不到一年，保守黨教育總長白塞（Percy）又有一番新設施。歐戰後西洋教育好像政黨的「足球」任人踢來踢去，不能獨立進展。幸而教育界覺悟甚快，現在已漸漸脫離黨爭的漩渦了。

歐戰後第三種悲觀現象爲師資的欠缺。原來戰時中小學男教師多開到前線作戰，戰後多漸染軍士之浪漫與闊綽的習氣，不願再從事於機械與刻苦的教育事業，而投身工商各界。況且小學

教員多半爲女子，在戰時工商各界歡迎女工，彼等既能在實業界獲得較優厚之薪俸，這個教育界的清苦飯碗當然棄若敝屣了。又西洋各國都極力勵行教育新政策，但新政策之實現需要一大批受過新訓練的教師，更非短時間所能培養出來的。舊教員既紛紛改行，新教員復未產生；在這青黃不接的時期，師資欠缺，實是西洋教育之普遍現象。戰後第四種悲觀現象爲大學及中學程度之降低。戰時學校功課較輕鬆弛緩，程度更低降；戰後則相沿已久，頗難改弦更張。況且戰後大學中學均有平民化的趨勢，入學資格更低，程度當然降下來。譬如德國新制中學以六年功夫，學畢九年之功課，難免敷衍了事的弊病。其他悲觀現象，還有教育政策之朝三暮四，學校標準之參差不齊，學齡兒童之銳減，強迫入學之欠嚴等，不能一一細述了。

什麼是歐戰在教育上好結果？什麼是戰後西洋教育之樂觀的現象？第一，是教育與宗教的分離。在蘇俄，宗教已經完全消滅，無所謂與教育分離不分離。在戰前的德國所有視學官都是教堂牧師，戰後此種制度已完全廢止。革命之初，普魯士教育總長曾發出命令免除學校中一切禱告。在克遜邦讀聖經一科已改爲選修，在全國基礎學校宗教多爲隨意科，在新式試驗學校中則完全無

宗教一科。法國教育向來是和宗教分家的，無須討論。戰後英國教會學校之管理權已漸漸讓給地方教育行政機關，惟仍保留其在學校內設立宗教學程與教授聖經的權限。但全國教師意見，仍反對牧師在學校教授聖經之提議，而欲完全實現其宗教與教育分離的理想。

戰後西洋教育第二種樂觀的現象是教育上平民主義的發達。戰前西洋各國學制多為雙軌制；貴族或資本階級的子弟進預備學校，由此升入中學校直達大學專門；百分之九十的平民子弟多入小學校，畢業後進職業學校，終身無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戰後這種階級制度的學制已漸見崩潰。蘇俄所規定七年的勞工小學是純粹的單軌制。德國亦毅然廢除預備學校，使全國兒童在基礎學校受四年普通教育，由此可升入各種中學而直達大學專門。法國曾有普通學校的建議，雖然沒有實行，這種運動仍繼續進行，將來必定能建立單軌制。教育機會平等，亦是教育上平民主義要素之一。在蘇俄則上白大學，下至幼稚園，一律免費；全國人民無種族、性別、貧富的差別，都有受各級教育的平等機會。德法英三國，雖為經濟能力所限制，亦積極向教育平等的目標進行。美國近來有設立教育部的運動，將用中央權力平均各邦區間，及鄉村都市間之教育機會。

戰後西洋教育之第三種樂觀現象爲各國重視教育之心理。戰爭有一種功用，就是能暴露國民的弱點或劣根性。要剷除這些劣根性，不能不利用教育，所以西洋各國在戰後加倍感覺教育的重要。蘇俄、德法英均將其義務教育年限延長至十七或十八歲。歐戰時美國招募兵士，發見許多無知識，不愛國，身體有病的國民；所以在戰後常聽見『發展教育』，『改良體育』，『美國化教育』等呼聲。在教育預算上，亦能看出各國重視教育的心理。各國人民在戰後估計其損失之鉅，均有一種覺悟，即與其耗費億萬金錢於礮火中的破壞事業，不如轉注少許於學校中的建設事業。英國教育部的小學補助金，在戰前不過一千一百餘萬鎊，戰後已增至三千二百餘萬；中學補助金，在戰前爲一百九十餘萬鎊，戰後已增至七百餘萬鎊。其他各國教育經費亦增加不少。

戰後西洋教育之第四種樂觀現象爲兒童人格之再生。原來歐戰時父兄多赴前線作戰，其遺留在家的子弟得解除束縛而自由行動；同時平民主義發達，被壓迫者如勞工及婦女都得解放。兒童亦因此沾光。戰後的西洋兒童差不多成「不冕之王」。蘇俄教育專家克魯伯斯卡耶（Krupskaya）曾宣言說：「學校爲兒童而存在，這是設學校的唯一理由。成人應覺悟此層，否則兒童應

自起擁護其權利。」(Nearing, Ed. in Soviet Russia, p. 132) 德國的「先鋒」運動，德國的「飛鳥團」運動，都是兒童及青年要求自由的吶喊。各國學校在課程上推行選科制，在教授法上注重自動及個別教學，亦是尊重兒童的表現。戰後第五種樂觀現象爲手工教育之注重。原來各國在戰後常有經濟恐慌，欲增加國民生產能力，不能不提倡手工教育；同時勞工神聖觀念，在教育界人士的意識中更加深刻，所以亦不能不注意手工以適應社會需要。此外還有重視公民教育，增高教師地位，注意教育測驗等普遍現象，亦不能一一細述。

以上普遍現象之敘述，是歐戰後西洋教育之鳥瞰。但無論何種現象，都有較深長的歷史背景，斷不是歐戰後從天上掉下來的。戰後教育趨勢如：教育與宗教分離，雙軌制之崩潰，兒童人格之再生，手工教育之注重等，決不自歐戰始，而各有幾百年的歷史。讀者如欲追溯教育趨勢的原始及線索，不可不先讀全部的西洋教育史。以下是戰後西洋教育之分析及比較的敘述。

二 歐戰後之西洋學制系統

(甲) 德國 根據德國教育法令，兒童六歲，無宗教階級性別的差異，應入基礎學校四年，亦即國民學校之前四年。畢業後如不願受高等教育，則升入國民學校之後四年。畢業時兒童應為十二歲，再升入各種補習學校，受職業訓練至十八歲，是為義務教育之最後一年。中等學校合新制舊制共十種：即理科初中，理科中學，文科初中，文科中學，初級實業學校，高級實業學校，新制理科中學，德國中學，新制中學，中間學校；後三種為戰後新設立的。理科初中六年畢業，注重純粹科學及拉丁文，畢業後可轉入理科中學之第七年級。理科中學九年畢業，亦注重純粹科學及拉丁文，畢業後可直接升入大學及專門。文科初中六年畢業，注重拉丁文，希臘文，及社會科學，畢業後可轉入文科中學之第七年級。文科中學九年畢業，課程性質與文科初中同，惟程度較高，畢業後可直接升入大學專門。

初級實業學校六年畢業，注重應用科學，如：工程，農業，商業等。學生無須學古代語言，但宜選習一種近代外國語言，畢業後可直接轉入高級實業學校之第七年級。高級實業學校九年畢業，課程性質，略似初級實業學校，惟程度更高，畢業後可升入大學。新制理科中學九年畢業，性質與理科中

學相同，惟學生不必學拉丁文而須學一近代外國語言，畢業後可直接升入大學專門。德國中學是歐戰後新設立的，其目標在傳授德國文化——語言，文學，科學，藝術，宗教。九年畢業，須選習一近代外國語言，畢業後可升入大學。以上八種中學之第一年級，均收基礎學校畢業生。新制中學（亦稱改造中學）六年畢業，收國民學校之第七年級畢業生；其目的在收容鄉村學校之天材生以六年功夫習畢九年中學之課程。畢業後，照章程可升入大學；但有許多大學不收容這種畢業生。中間學校六年畢業，注重職業訓練，收基礎學校畢業生。學生畢業後可轉入新制中學之第七年級。（請看後圖）

戰後德國學制系統之主要的改革如下：（1）雙軌制之打破——預備學校之取消與基礎學校之設立；（2）各種中學之機會平等，其畢業生可一律升入大學專門；（3）新式中學之創設，如德國中學，改造中學，中間學校；（4）中學分科之精密與轉學之便易；（5）男女教育之機會平等；（6）中小學教育年限之增加——戰前中小學年限為十二年，戰後改為十三年。

（乙）法國 法國學制系統在實際上可算無絲毫改革。戰後法國政府對於職業教育，補習

教育，中小學課程等頗有修正；但對於其學制系統的根本精神並未改變。普通學校的運動雖轟動一時，並已提出國會；但不久便爲反動勢力所消滅，不啻曇花一現。所以戰後法國學制系統仍爲雙軌制。平民子弟七歲入小學校，六年畢業；但義務教育年限止於十一歲，故有些兒童在小學未畢業即離校。高小普通三年畢業，間有延長至四年五年的。高小之高級，常分爲普通、農業、商業、工業等科。高小二年級生可轉入乙種農業、工業、商業等校。小學畢業生，照現行法令，須進補習學校至十八歲爲止；但這種辦法並未嚴厲執行。小學教員在師範學校養成之，收容十七歲以上之小學畢業生，三年畢業，可升入二年之高師。富家子弟七歲入預備學校，二年升入初等班，又二年升入國立或公立中學。中學之前四年不分科；後三年分拉丁、近代語言、科學等科。畢業後可直接升入大學（餘詳圖）。

（丙）英國 英國戰後的學制系統和戰前毫無差別。一九一八年之費舍法案，對於義務教育年限、補習教育、入學規則、中央與地方權限之分配等頗有改革；但其學制系統仍爲不成文的雙軌制。兒童八歲入小學，七年畢業，可升入三年制的高小，或三年制的乙種工業，或補習學校。依費舍法案的規定，人民須在補習學校肄業至十八歲。小學五年級畢業生可轉入地方中學，六年畢業可